

吴若增 小说选

当代作家小说选



吴若增

文艺出版社



WU RUO ZENG XIAO SHUO XUAN

WU RUO ZENG XIAO SHUO XUAN

WU RUO ZENG XIAO SHUO XUAN

吳若境



當代作家大系

吳若境

当代作家小说选

吴若增小说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吴若增小说选

吴若增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255,5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6-1241-7/I·1138

定价: 7.60元

内 容 提 要

在当代中国文坛，吴若增是一个颇为独特的作家。

他的独特，有时表现在他好似站在月球上来审视大地上的历史与现实，那么遥远那么冷静，但一部分作品在不动声色的笔触之下，又奔涌着火山一样的热情。

有时，他又好似坐在人生的解剖台边，用他的那双积存了种种苦辣酸甜的目光，久久地审视一个普通的不含生命的物体。可怪的是，那物体经他审视后，竟渐渐地发出了生命的蠕动。

有时，他又会一反“常”态，激情喷涌，用极端夸张甚至变形的手法，平空地构划出一个个奇兀的故事。在那种故事中，他通过描绘一种超验而迷离的精神现象，去表现他的某些深邃的理性内涵，乃至常使那些貌似苍凉、苦涩的故事泛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来。

……

通读他的作品，你很难把他归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其它的某一派，你也说不清他是写实派、心理派、文化派，还是象征派、哲理派、荒诞派……因此，也幸运也不幸的是，对他的评价就总是存在着“争议”。对于读者，这可能倒是个有趣儿的现象。

这本小说集，是从他十年来所发表的一百多部短篇中选出的，它们分别表现了作者不同追求与不同风格。相信不同的读者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启悟。

自序

在编选这本小书的时候，我把我这十二年来所发表过的98个短篇重读了一遍，这时，我有了一个奇怪的感觉：这都是我写的么？我怎么曾有过这样的一些念头？

进而我又想，这一个一个的句子所砌造出的一篇一篇的小说，或反过来，这一篇一篇的小说所消耗掉的一个一个的句子，竟表现出了一个怎样的我呢？这样的一个我之于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么？

是的，我有个习惯，就是我常常试图把我变成一个吴若增，然后拉开距离审视他。我总是想弄清吴若增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常常听见人们说起吴若增，却又知道没人能够说得准；我这样做，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我只是好奇。

舞台上的演员常常不是自己，但小说里的作者却一定应该是自己。现在当我拉开距离审视自己的时候，我感到这很有趣儿。

我很自我。

不过，我又知道我不是那种新潮的前卫的作家，我虽然很

自我，很喜欢表现自我，但却并不很热衷于表现自己，我所表现的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以及我对我那个理想世界的憧憬。我因此很在乎意义。

是的，我实在是为了那个意义才来写作的，否则，我早就去干点儿别的什么了。

我常想，要是能干点儿别的什么那有多好呀！白天跟大家伙儿热热闹闹地流汗，夜里睡着也单纯；不似写作这样，在自设的苦思冥想之中形影相吊，可多么孤寂。

当然，这个孤寂主要的不是指那种孤寂的写作生活，而是指一种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我知道我是孤寂的。

在孤寂中，我思考，并幻想，于是，产生了我的文字。

所以，倘有人问我：文学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就一定是

文学是孤寂者的梦！

十二年来，我仄身一隅，睁着眼睛看这现实的世界，也睁着眼睛憧憬那理想中的另一个世界。当这两个世界在我头脑中碰撞时，我的情感与判断便被引发了。当我把这些情感与判断写下来的时候，我感到了这梦的苦涩，也感到了这梦的魅力。

于是，我心稍安。

应该说，我知道我不能够把我所有的梦（包括一些很精采的梦）都写成文字，因为我明白写作总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进行的；我感到自慰甚或竟有一点儿自豪的，是我写出的梦都确是我的梦。

我从来不曾做过别人的梦。

人在现实世界中，总免不了虚假甚至虚伪，这或者是可原

谅的，或者是不可原谅的；但在梦的世界中，人倘再虚假甚至虚伪，那简直就是罪过了。

我感到幸福的，是我梦得真诚。

在文学也可以是钞票是马屁是敲门砖是遮羞布的历史时期里，我愿坚持我的孤寂的文学之梦，直到永远。

这里，我摘选了我那98个短篇之中的三分之一献给诸君。我不企望能使诸君喜欢，我只希望诸君得以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地思考过，幻想过，梦过。

吴若增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六日

目 录

盲点	1
68与8	14
在火车上	28
蔡七爷和他的瓜皮帽	35
春天的感觉	50
坏女人的故事	54
翡翠烟嘴	73
玩皮球的小女孩	88
打鸡血	93
脸皮招领启事	109
世界和人	114
不听话的塑像	122
白菜与佛	125
南塘鱼	127
小提琴的回忆	151
银河	167
打皇上	178
老蒿和他的狗	190

野鸟	211
又及	224
山野中最后的一只狼	225
幽灵	241
长尾巴的人	261
困兽	273
冰陀	285
辉煌的争夺	301
画像	309
倒人	314
气死气象站	320
为宁君征婚	328
我是属狼的（代后记）	350

盲点^①

黑妞死了。她是一辈子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农村妇女。她的一生，实在是极平凡的，既没有叱咤风云的伟迹，也没有牵动情肠的爱史。对她这样的人的研究，或许是个“盲点”吧。但其实，她也是有故事的，尽管不那么生动。

—

她的故事是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那年她十七岁。一天，她的家乡要成立高级农业社了。

这可是个大事儿，一个月前，各村就接到通知：高级社成立那天，要组织盛大的庆典。除了生产上实在离不开的人外，男女老少一律参加，而且，要载歌载舞，热热闹闹……

一个偏僻的穷村，许多人一辈子都没看见过电影、戏剧、歌舞、曲艺……能搞得出什么好节目？

只有扭秧歌了。扭秧歌是蔡庄世代相传的并几乎是唯一的欢庆形式；同时，在当地人眼中，那也是最高级的歌舞表演了！于是，支书指示：成立一支秧歌队，要舍得用工，舍得花

① 人的两眼，有很宽阔的视野，但两眼之中，有极窄的一处，是盲点。

钱，要搞得有气派，耍显眼、露脸！

秧歌队成立了，男女青年各四十名，一个个精精神神，透着喜气、灵气。好样儿的！行头呢？买了几十丈各色彩绸。这边派人连夜赶制，那边就先忙着排练。当然，谁也不曾想到让黑妞去参加秧歌队——她不配！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村前的空场上，响起了震人心扉的锣鼓声。傍晚，收工后，那些略有空闲的人都挤上来看，而且评论，欢笑。一些因为忙而不能一饱眼福的人们，也在望着，听着，谈论着。这样，一向默无声息的荒村，仿佛被这锣鼓搅得有了生气！锣鼓声中，树叶子更绿了，土坯房更亮了！

黑妞呢？总是躲在人们的背后，或是某个角落，默默地站在那里看。她不说，也不笑，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她每天去看，早早地去，晚晚地回来。

这天傍晚，黑妞回到家，把满满的一筐青草往院里一摊，转身就要走。

“黑妞，又走？心里长草啦！”她娘站在灶间地上，厉声地说。

黑妞站住了。

“十七八的大闺女啦，也不知道帮家干点啥，就知道出去野！”

黑妞低着头，嗫嚅着说：“娘，俺想去……”

“咋？俺就知道你要去干啥。你去看那个有啥用！你也想去扭啊？啊？”

黑妞低下头，再不说话。娘也低下头去，忙着锅里的饭。这样地，僵了一会儿。娘叹了口气，从锅里抓出个热腾腾的饼

子，走过来，递给她：“喏，看去吧。死丫头！”

黑妞接过饼子，撒开腿，跑去了。

秧歌队的排练，早已开始了。

“哟，黑妞，今儿个咋来晚啦？”一个十几岁的调皮丫头看见她跑来，嘲讽地问。

黑妞不理她。

“黑妞，进去扭呀！愣在这干啥？”另一个稍大一点的丫头一边揶揄地说，一边往里推她。

黑妞急忙往后挣：“闹啥……闹啥……”

“喂，别不好意思啦！去吧，去吧！”几个调皮丫头一齐过来，使劲地往里推她。

黑妞被推得跌跌撞撞，急红了脸，使劲往后挺身子，喊：“别……别……”

秧歌队队长听得背后闹哄哄地，不由得气冲冲地转了过来：“去去去！闹什么！”

那几个丫头跑得快，又在后边，结果竟是黑妞首当其冲。队长疾步过来，毫不客气地一搯：“走，远着点儿！”

黑妞被搯了个大趔趄。但她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揉了揉潮红了的眼睛，低着头，走了。

后来的两天，她没有去看排练。

二

关键性的日子来到了。村里组织起了两个队伍：前面是秧歌队，花花绿绿的，真鲜亮！后面是群众队，只拿着喊口号用的三角纸旗。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

锣鼓奏起来了！队伍集合齐了！出发的时刻到了！然而——秧歌队的一个女队员居然临时病倒了！整齐的队形出现了一个难看的缺口，多叫人丧气！

“凑合着点吧。”队长为难地说。

然而，支书不同意：“咋，凑合着？快着找个人顶上去，位置换到中间，动作能跟上就行！”

可是，谈何容易呀！稍微像点样儿的早就挑上去了，再说，还得现学现练……后面群众队里的人听说了，也跟着发急——各村都有秧歌队，费了这么大的劲，可不能比下去呀！

就在人们嗡嗡议论的这会儿，一位心直口快的大嫂，忽然发现站在身边的黑妞有些异样：厚厚的嘴唇不停地一噙一张，黑黑的脸膛泛出了红润的光……

“黑妞，你……”大嫂奇怪地问。

“俺……俺……”黑妞局促起来，喃喃地说，并用眼角瞟了一眼刚刚从这里走过去的队长。

大嫂看了看，似有所悟。她忽地想起：昨天锄地的时候，曾看见黑妞一个人躲在玉米地里，一边扭来扭去，一边嘴里还“呛呛七呛七”地唱……

“黑妞，你是想去扭秧歌，是吗？”

黑妞立刻涨红了脸，埋下了头。

“啊呀，那不正好吗？”大嫂猛地一拍手，叫了起来，“队长，这有一个！”

队长跑来了，周围的人们也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黑妞的身上。黑妞把头更深地埋了下去，同时感到，正有几支鼓槌在咚咚地敲着她的心。

是黑妞？队长皱了皱眉，但没有放弃考虑。周围的人，有

的说别赶鸭子上架啦，有的说不妨就试试，当然，也有起哄的。

结果黑妞跟着队长走了，虽然扭扭捏捏，但那正是她用来表示同意的方式。

“来，一——二——三——四！”队长把黑妞领到了一堆干草垛后，一边做着动作，一边叫黑妞跟他学。

黑妞没有跟他学，她说：“俺会。”

“嗯？会？那你走走看！”队长感到意外，闪到了一边。

黑妞抬起头来，迈开了秧歌步。开头，她似乎未能摆脱胆怯、慌乱和羞涩，显得不大自然。但，很快地，黑妞就抬起了头，放开了脚，甩开了手，扭动了腰……好像是润滑油注进了她的四肢，她的动作渐渐舒展了开来。她真的会扭！

“啊哈，行，就是你啦！”队长惊喜过望，急忙叫黑妞去大队部打脸、换装去。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

队伍出发了。秧歌队扭起来了。姑娘、小伙子们穿着彩绸衣服，扎着长长的红绸带子，踩着鼓点，兴冲冲地扭着、舞着。嘿，多么美！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

大会会场到了。三村四屯的人们都呼拉地站了起来，争着，挤着，看蔡庄秧歌队。

嗨，真够气派呀！

人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朝前看，同时，还比比划划地议论：哪个扭得美啦，哪个脸打得重啦，哪个模样长得俊啦，哪个……哎，黑妞？怎么还有她？

邻近的两个村，有认得黑妞的，此时都露出了惊讶的神

色。

他们看到：黑妞的脸上涂着两圈红红的油彩，身上穿着一套嫩绿的绸裤褂，腰间扎着大红的长绸子，居然也扭得挺带劲！这是那个一向寡言少语、不爱说不爱笑的黑妞吗？

“她扭得还不赖呀！”

“没想到……”

八十个人的秧歌队，如果按照长相和舞姿来排队的话，黑妞是只能排在第八十位的。但人们此时的目光，却几乎是一齐射向了这第八十位！黑妞的娘更是连眼都不眨地盯住了自己的闺女！

看到人们惊喜的目光，听到人们鼓励的叹语，黑妞的心里，生平第一次涌起了幸福的浪涛。这浪涛仿佛又化作了轻纱般的雾，把她包围了起来。黑妞恍恍惚惚地感到，她在这梦一般的雾中升腾了，在一个充满着悦耳的音响和炫目的光彩的空间，她舒展地甜美地舞蹈！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这是多么优美的舞步！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啊，这是多么醉人的音乐！

难道世界上还有比扭秧歌更美的舞蹈吗？难道寰宇间还有比敲锣鼓更美的音乐吗？

没有了！

黑妞陶醉了！

三

庆祝典礼结束了，秧歌队也就解散。蔡庄的秧歌队获得了好评，村干部和队员们自然兴高采烈。但，对此最为兴奋的，

莫过于黑妞了。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开完总结会回来，黑妞蹦蹦跳跳地迈进了家门。

正在忙活晚饭的娘笑了：“黑妞，饿了吧？洗洗脸，吃饭吧。”

黑妞哪会饿呢？她早就美饱啦！她一边用嘴奏着锣鼓点，一边把臂那么美地一场，说：“娘，俺扭得行吗？”

娘笑着，使劲点了点头：“行！行！”

“呛呛七呛七！呛呛七呛七！”黑妞舞动着，跳进了里屋，急着去照镜子。那镜子的年龄比她都大，而且有两处裂纹，只能模糊地照见人影。黑妞平时不大照镜子，一向不在乎它的破旧，但今天，她却巴不得家里能有一个又大又亮的镜子！

黑妞跳到了桌上镜子的前面，忽而向前、忽而后退地照。可惜，她照不见自己的全身。她去看镜子里的脸：“哟，那是俺黑妞吗？一对红脸蛋儿，一对黑眉毛……哼，瞧这一打脸，多精神儿！”

她又去看身上的绸衣裳，红绸带：“哟，人是衣裳马是鞍，一点不假！俺要是打扮打扮，哼……”

娘站在门槛边，望着顾影自怜的闺女，只是笑。

黑妞转过身来，问：“娘，俺，俺这衣裳……好看吗？”

“好看！好看！”娘说的是由衷的话，“快脱下来吧，小心给弄脏啦。”

“唉，还得脱下来！”黑妞不高兴地想，同时，坐到了炕边，解开了带子，松开了纽袢，慢慢地脱下了那套衣裳。

娘打来了热水。黑妞望着脸盆，实在不愿意去洗。